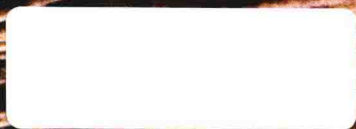


人間書話

藏書家的心事

苦茶

一本舊書，承載書主半縷身世，一絲遺澤，
不知何年何月，於不知多遠的地方把這一絲半縷傳遞給下位書主。



人間書話

藏書家的心事

苦茶



當代名家

人間書話：藏書家的心事

2017年4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9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苦	茶
總編輯	胡金	倫
總經理	羅國	俊
發行人	林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24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陳逸	華
封面設計	兒	日
校對	施亞	蒨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925-7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推薦序 古書比包包耐人玩味 楊澤 3

自序 收容宇宙秘密的樹洞 1 5

第一輯 藏書家的心事

淘書夢華錄：臺北舊書業興衰漫話 2 4

藏書家的虧心事 3 6

藏書家的孤獨心事 3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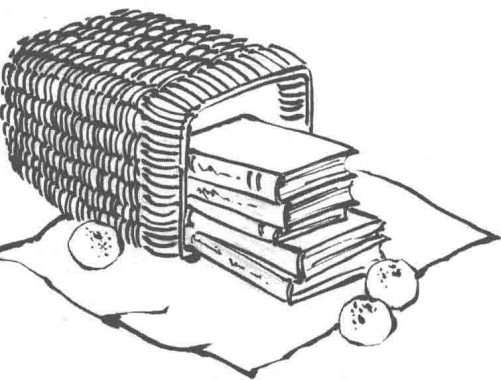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的藏書 4 2

藏書家的宿命 4 5

藏書之痛 4 9

現代書房小清供：藏書家必備道具 5 2

書歸何處 5 6



第二輯 人間書話

人與書的流轉：《文鏡與文心》60

《脫走女子》飆網路63

一九九九年，荒木經惟在臺北66

魔幻寫實的居家百科《秘術一千種》69

藏書途中遇見想像的動物72

那些年，老夫子教給我的事76

書界恐怖大王：《瀛寰搜奇》79

讓我與舊書店結緣的《影響》電影雜誌82

略談毛邊書85

精裝書情結88

藏書樓脈望館靈異事件91

臺北國際書展通用指南 94

一日古本市充當二手書攤老闆 98

帶一本書去旅行 102

舊書店標價術 105

花間多少事 109

父親的藏書 114

第二輯 訪書訪人

第一次逛重慶南路書店街 120

行經牯嶺松林下 123

愛如潮水：新北投的書販與書癡 130

香港訪書：被時光封存的實用書局 135

京都訪書記 138

第四輯 人書俱老

如此江山如此日：臺灣先賢洪棄生 154

劉訥鷗：獻身「魔都」上海的文學人、電影人、商業人、國際人 158

餘音似訴舊山河：劉訥鷗、李香蘭、林獻堂的臺灣往事 168

張大千與巴西荒廢之八德園 181

小劍花室談吳魯芹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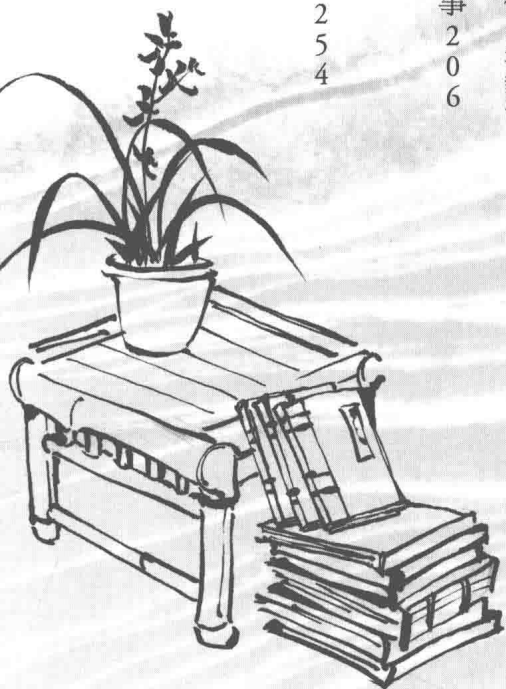
《未埋庵短書》擇抄：周棄子評周作人〈五秩自壽詩〉 188

月夜看鐙纔一夢：《錄鬼簿》與藏書家的故事 206

江河萬古仍滂沛：王國維在京都 221

鹿谷陰翳證空寂：訪法然院谷崎潤一郎墓地 254

後記 那些藏書家教我的事 265



人間書話

藏書家的心事

苦茶



推薦序

古書比包包耐人玩味

楊澤

a

我已記不起自己，到底從哪天開始才算明白，完整意識了過來，書其實永遠買不完，也讀不完。也忘了這之後，又是從哪一朝哪一夕算起，不單單渾不思改弦更轍，反而從更早的「漸悟」，翻然一步到位「頓悟」到：事已如此，又何妨繼續維持本色，不改其樂，一逕任著性子下去，把書買回家，當它是最特別的「室友」，坐擁一屋子四處淘回來的書，朝夕相對，認真或不認真地啃，咀嚼，而不試圖澈底「消化」架上那一落落，一排排，往往只讀了梗概大意，從幾十頁到幾頁幾行不等，即使再花上幾輩子亦不可能讀完的藏書？

活在數位時代的今天，閱讀器駸駸然欲取代紙本之際，侈談私人藏書難免有份荒忽

感。說真的，看在常人眼底，我或其他書友身上的這份「積習」，恐怕一點也並不合理，既不符買書的經濟效益，顯然也無助於讀書效率或專攻術業的提升。只是這份後天習得，幾近無可救藥的「宿癖」，「雅癖」，第一時間既不能為外人所解，亦不足為外人道，卻是世上所有書癡，書奴，書蟲上下求索的必經之路。哲人赫拉克利圖說「向上與向下之路，原是同一條」，書神在上，我輩這條不歸路的盡頭呀，原是歷來多少愛書人心領神會，須臾不能離的極樂天堂。

b

數位時代以降，「知識免費」，「文化免費」概念盛行一時，科技資本主義方便法門洞開之日，很反諷的，某些個人知識或文化倒是有悄悄溜走的危險。

單說拍照一事。數位相機帶來無與倫比之方便，偏偏也帶來極大混亂。不需花錢買膠卷底片，不需費工夫拿去照相館沖洗印製，本該是快事一件，但多少人如今落得憂心忡忡，原因無他，眾人每天隨時隨地拍發照片太多太濫，盡是send出，可少有人會回頭進行收藏的動作。照相館時代不再，舊相冊時代不再，諸多「實體」忽忽走入歷史，許多人頓時落入漫無邊際的空洞失落裡，怕就怕再也永遠找不回，過去那份收藏個人及家庭記憶的細緻手感，美感，還有那背後的美學與傳統。

我認得臺灣最年輕的「留聲機傳教士」王信凱多年矣，前後到訪過他主持的「古殿樂藏」工作室多回，最近一趟才不久前，乃是為了卡薩爾斯上世紀三〇年代錄製的巴哈大提琴無伴奏六首，更準確地說，是衝著難得在臺完整重現江湖的蟲膠版歷史錄音而去。

信凱解釋過，來自類比時代的不插電留聲機，本身固然能量不大，反倒能以物理放大的方式錄下樂音的原汁原味，包括演奏現場的空氣粒子和呼吸雜質，進而創造出類似班雅明喜言的，早期攝影特有的那層靈光效果。他愛開玩笑說，那日本淘來的高大老留聲機背面宛如有人藏身，每場音樂會所以也是某種降靈會云云。更重要的，留聲機以「機器」的面貌出現，本質更近「樂器」；也因此，古典留聲機的存在，視為一種賦有神奇身體記憶的樂器，與其說是在播放，不如說是在復刻一場最貼近原有歷史時空的演奏會。當樂曲在轉盤上，在蟲膠唱針下被復刻成型，震動成音，我們耳中聽到的，信凱信誓旦旦地強調，不是別的，乃是道道地地的「實體」。

C

以實體說音樂，以實體說收藏，復以音樂說收藏，這是信凱和他的「古殿樂藏」給我的那份獨特的靈感及啓示，底下容我據此以「模擬」我想像中的「古殿書藏」之一二。

古人談收藏，雖未拈出「實體」二字，關鍵字如「把玩」，「摩挲」，「包漿」，「手

澤」，三句話不離口。只是，「書之實體」並不單純，若單以骨董古玩還有其他可把玩「實物」視之，怕還僅見其表層。書迷們倘使一逕只顧從版本到作者題簽，從紙墨印刷到設計裝幀等層面下手，專找此類印記和美感表面的細節作文章，美則美矣，善則善矣，畢竟還只停留在傳統愛書人藉以演奏「書之實體」的第一樂章，也不免小覷了「實體」二字。

猶如夫子門牆，「古殿書藏」牆高亦數仞，倘使第一樂章呈現的僅限於書的美感次第，發燒友遊走其間，說穿了，形同門外漢，只能訕訕然窺探於外，「尚不得其門而入」，第二樂章始可言「入室登堂」，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歷史是第二樂章的莊嚴動機，掌故則是它輕快，不乏詼諧及奇想的副動機。這也是眾書友最愛徜徉的「舒適圈」，舉凡時代思潮，文人風尚，大小文史掌故及文獻檔案，林林總總，盡入囊中。

但第二樂章寓重於輕，除了引領讀者發發思古幽情，自有其冷肅厚重的一面。不管是「悲憤著書」亦或「怨毒著書」，不管是古人司馬遷，還是現代作家魯迅，所謂藏之名山，「俟後世聖人君子」，追究起來，豈不正是為了蕭條異代不同時，那少數心有戚戚焉的讀書人。而此時接踵而至的第三樂章，格局豪邁，氣象萬千，說的，訴的，合該是千古文化傷心人的一番滄桑與感慨矣。

d

二十世紀上半葉，最為憂生，也最傷心潦倒的德國文人，你道是誰？班雅明（一八九二—一九四〇）也。班雅明晚中國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一九二七）十五年生，兩人皆是天才文人兼大學問家，卻一般生不逢時，也同樣悲觀憂生，最終都走上自殺路，天意未許活過五十。這裡容我借班雅明在〈打開我的圖書館〉裡說過的幾句話，來說明我心目中 richest 戲劇性的第三樂章主題：命運。

書籍自有它們的命運……對藏書家而言，不單書籍，包括書籍的別版另冊都有各自的命運。在這點上，一本書最重要的命運，是它與藏書家的邂逅，以及它與藏家名下其他藏書的會流。當我說，對一個真正的藏家而言，淘得一本舊書之時，乃是此書再生之日，我絕非故作誇張語……

經歷一戰，二戰期間的大動盪，歐洲文明本體搖搖欲墜，班雅明這樣的舊文人心中心愁苦，公開轉向馬克思主義之餘，只能強調自己遺少型藏書家的身分並不可恥，反而賦予他一份闡幽探蹟，主動詮釋，干預書籍及時代命運的能力。若干年前，森見登美彥的《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紅極一時，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小說家捏造出的「舊書市集

之神」。這神的主要工作，除了幫助宅男男主角實際邂逅他的意中人，就是幫書癡找到他們的意中書，而這同時也是為了他的另一次要任務，也就是，趕走居心不良的藏書家，因為「出版的書被買走，之後又遭脫手，一直得等到有幸落入下一主人手上，這書始算重生」，「書籍就是這樣幾經復活，才在人與人間建立起連結」。森見登美彥的小說充滿老京都風情與韻致，寥寥幾筆便寫出愛書人對舊書的那份濃濃鄉愁。能拚出這樣的妙眼來，森見對班雅明估計並不陌生。

人是書的知音，書也是人的鏡子，人與書的邂逅，書與人，書與書的際會，代表的其實是古典文明昌盛以來，人與書，靈性與靈性之間不斷流轉的共同宿命和某種難得的對話機緣。誠如信凱所言，音樂既是實體，也是靈界現象；書，尤其是古籍舊冊，亦復如此。

佛經中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傳奇，敘述善財巡遊參訪各行各業各領域大菩薩的過程，他也因此被視為親近善知識的典範。善財童子的老師是文殊菩薩，文殊菩薩在佛法中代表智慧第一，我們又何妨視善財童子為歷來愛書人的典範，將善財五十三參擬為愛書人自我追尋的一番旅程。

故事開端，善財童子方悟道，但文殊菩薩，他的老師摸摸他的頭，笑說，悟得根本智並不够，世上一切差別智，樣樣還都要懂。追究起來，這乃是因為依照佛法，根本智與差別智，出世間法與世間法，真空與妙有，就像世上一切學問，佛法的八萬四千個法

門，都是層層套用，無法輕易分開的。

許多愛書人畢生都在尋找某種「秘笈」，尋找能與自己相應，對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一本書（班雅明便強烈主張，如果找不到那本書，就該自己把它寫出來，創造出來）。但這是不可能的：這樣一本獨特的書或秘笈，並不存在。我無意故弄玄虛，如果它存在的話，它極可能會是一本「無字天書」，因為這書不是別的，它正是你的自性，你的靈性本身。

古今中外，不少骨灰級書癡說過類似的話：書不是用（眼）來讀的，而是用（心）來摸的。我完全同意，如果你懂，古人所以愛說「於無字句處讀書」的一番道理，也許就會欣然接受，書不是用來讀的，而是用來以心相應相觀照，復親身印證實踐的。明人張潮在《幽夢影》中寫道：「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在這點上，容我補充說，對一個老去的藏書家而言，書尤其不是用來讀的，而是用來睡的；說真的，能夠與書俱老，不管是年輕時以書為枕或老年擁書成眠，這是多大的福報，多深邃的快樂呀！在這之上，讀者也許可以想像，不是其他任何東西，人的「靈性」本身正是「古殿書藏」最終樂章的崇高主題。

e

多少年前，我讀了戴望舒的一首詩，題目就叫〈我和世界之間〉。

我和世界之間是牆

牆和我之間是燈

燈和我之間是書

書和我之間是——隔膜

這是一首怪怪的詩，低調，壓抑得不得了，也悲傷得不得了，極可能寫於二戰離亂時期，詩人心緒最沮喪的時刻。

這是一首偽裝冷靜客觀的詩，卻也是一首赤裸裸的絕望的詩。哀莫大於心死，當哈姆雷特王子說「字句！字句！字句！」，他意指世人不真誠，世上充滿了太多空洞而無用的話語，但這樣說時，站在空蕩蕩舞臺上的丹麥王子至少還有，他揣在手上的那本書。而當戴望舒寫道，戰亂的人寰和他之間，什麼都不重要了，只剩牆，燈與他的書所構成的一角一隅的和平，他卻在書和人之間發現了，那層無形的隔膜。連書也救不了他，書也已經不重要了。

戴望舒的「隔膜」已遠，今天的讀書人是幸福的，從森見登美彥到他的宅男男主角，到世界各地舊書市集上的買家玩家，太平時代，朗朗青天之下，書和愛書人間，可能有一種類似書衣或書腰這樣的隔膜吧。

苦茶先生愛書成癡，常在臺北舊香居及南區一千新舊簡體繁體書店走動，他曾遠赴